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朱 倓

#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朱 倓

明季盟社，以南直隸浙江爲最盛，即今所謂江浙是也。南直隸包今江蘇安徽二省，應天（南京）爲首，上江之安慶太平池州寧國，下江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次之；浙江則以杭州爲首，浙東之寧波紹興，浙西之嘉興湖州次之。復社之興，本於南直隸之應社，浙江之讀書社。計東上吳偉業書有所謂‘大江以南之應社，（即指下江而言）大江以北之應社’，（即指上江而言）又謂‘應社本於拂水山房，（詳析言之，下江之應社，本於拂水山房社，上江之應社，本於匡社）讀書社本於小築’（改亭文集卷十）余考明季社事，以復社爲歸宿，上溯南直隸之應社及匡社拂水山房社，與夫浙江之讀書社及小築社。此篇以杭州讀書社爲主，不得不先攷小築社，以追溯其源，故以小築社列於讀書社之前。至於杭州之登樓社，爲讀書社之支流，松江之幾社，爲應社之支流，（計東言‘婁東有應社十子’，此其證，其說亦見改亭文集卷十）。余皆別有考。

小築社之名，起於嚴氏之小築山居，嘉慶餘杭縣志嚴武順傳云：“兄弟自相師友，力追正始，擇都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杭州）社事之盛，實自此始”。據此，則小築同社之人必多，惜不可考矣。惟嚴氏兄弟三人，必爲小築社之創始者，無疑。康熙錢塘縣志謂三嚴，餘杭人，居錢塘，茲錄其傳如左：（據黃宗羲鄭女子先生述，則聞啓祥亦爲小築社之人；惟聞氏又爲讀書社之創始者，故列於讀書社之首，而附識於此）。

一、嚴調御

嚴調御，字印持，太常卿大紀長子，爲人長身疎髯，風神落穆，其與人坦懷和易，人咸樂就之。然好讀書，博綜今古，湛深經術。其交游徧天下，而最所結契者，則聞子將楊兆開二人，往來締密，無間風雨。及兆開死，子人騏幼，御曰：‘是可以生死易交情哉！’以其子妻之；子將疾革之日，正值御六十初度，親屬欲爲壽，御感辭曰：‘聞氏方弔，而嚴氏爲賀，將秦越視乎？’不可，亟之其家，號慟，爲經理喪事，慰卹其後人，以徼四方人士，益多其義，願締交，門外車馬勿絕。賦性通慧，多技能，絲竹管絃之事，以及岐黃計算之學，靡不通曉。晚味禪悅，多方外游，生平嗜好悉屏絕，惟醫與書法不廢，曰‘藥可以利人，書吾藉以攝心也’，一時賴以生活者甚衆。卒後，修撰劉同升，庶常張溥爲作傳，有子曰渡。（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陳子龍安雅堂稿有嚴印持先生傳，甚詳，可參考）。

二、嚴武順

嚴武順，字訥公，大紀仲子，（阮元兩浙輶軒錄引朱文藻曰‘嚴敏，改名武順，字忍公，改訥公，又字堪忍，號餘民，或作餘人，又號息士，又號天柱老人’）。生而穎異，兄弟自相師，爲文力追正始，擇都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性好友，思盡交四方賢士，而士之往來浙水者，亦盡欲得交嚴氏昆季，嚴氏文章，遂擅名海內云。其交友自子將兆開外，西安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長蘅與順最契，及三君之歿，順居數百里外，且素貧約，然皆前後聞信，必風雨奔赴，得慰懃執手訣別，各經紀其喪而後返。當是時，流氛方熾，浙東西

山寇蜂起，餘杭環境叢篁，戶不安枕，順謀於邑長，令民修武備，富者峙糗糧，丁壯就部伍，延技擊智勇之士，督之保固疆圉，或有難之者，順曰：‘富者出財，非故散其蓄儲也，正使其可自保；強者出力，非徒藉以捍禦也，先令其不爲盜賊，所在皆用其法，天下悉堅城矣！’已而四郊無虞，邑果藉以寧輯焉。順三世同居，家庭雍睦，友于伯季，出入必偕，始伯氏捐館，順終日哀思，爲百憶詩，其音悽切動人；迨際兵革，順棲遲西溪河渚間，不履城市，而季弟敕仍留郡城，凡一味之甘，必分以餉弟。著書甚多，閩中顏茂猷有迪吉錄，見而愛之，爲廣其義以教世。卒年六十八。子沆、渤。（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

明詩綜有嚴武順己酉（萬曆三十七年）仲春，訪楊兆開聞子將二兄於雲居晚眺詩云：‘共踏松蘿影，雲花亂點衣。低林知鳥宿，疎竹見僧歸。石冷春觴急，禽喧夜語微。澄江引遙思，指點片帆飛。’據此，小築社起於萬曆之季，且聞子將外，又有楊兆開其人，惜楊之事跡，僅於嚴調御傳中略見，其詳不可考也。又案陳子龍嚴印持先生傳：‘先生心所獨好者，唯閩先生子將，其次爲鄒孟陽楊兆開’則小築社中，必又有鄒孟陽其人，惜其事蹟亦不可攷也。

### 三、嚴敕

嚴敕字無敕，大紀季子，幼失怙恃，師事兩兄，補邑弟子員，隨仲兄游太學，一時遂有三嚴之目。當時文尙雕琢，爭勝字句間，敕獨爲淳古淡泊之音，以故屢試不售，知者多歎惜之，敕怡然曰：‘士各有志，豈必盡榮名哉！先君子藏書

可讀，兩兄懿行可師，天之予我，不爲不厚也。聞者多其遠識，仲兄亡，敕效仲亦作百憶吟，而哀思過之，年七十，諸子賓客奉觴爲賀，獨憶兩兄先逝，合繪三逸圖以志思慕，晚歲才力愈健，詩卷盈篋，有子曰津。(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

三嚴各有著述，傳中均未詳載，茲考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調御有易解四書解聖學宗傳廢翁集；嚴武順有易說詩說廿一史手抄福慧錄迪吉錄積分雜著百憶詩月會約餘人集二十四卷；(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餘人集二十卷)。嚴敕有枕上荒言百一吟。(當作百憶吟，見嚴敕傳)。又有作朋集，嚴調御嚴武順嚴敕同著，各一卷。武順年六十，親黨醴贊合刻一編，以爲壽，朱彝尊明詩綜言嚴調御有作朋集，專屬之一人，非也。

明詩綜載有嚴敕吾家三兄弟一首，其自道之真確，不若他人傳狀之膚廓，茲錄之如下：

吾家三兄弟，酒外嗜好鮮。伯子深禪機，一斗法輪轉。時時淨几上，尊罍雜墳典。揮毫入玄妙，悉從性靈顯。潦倒頭上巾，足以傲冠冕。仲也爲兄難，無事不盡善。五齡解賦詩，十歲老隸篆。抗食飲中見，幽微醉能闡。意在通大道，名輕早能斷。小子無足齒，然不惜沉湎。勸飲猶款賓，禦寒每廢膳。覓句辦愈深，種秫力能勉。固乏二子才，即此足自遣。願共樂賤貧，老與勿教淺。(明詩綜卷七十七)。

讀書社倡於聞啟祥子將，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杭州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張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餘杭三嚴，後乃入於復社，而登樓社又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

案明自前後七子文學復古以後，張溥等之主復社，陳子龍等之主幾社，皆以文章復古自居，而以多讀書爲要義，觀其與幾社領袖陳周顧徐諸公相周旋之詩，則知讀書社所以命名之意義矣。茲將陳聞二子贈答詩錄左，以見其義：

陳子龍贈聞子將詩，序云：

聞子將結廬吳山之上，壬申（崇禎五年）秋，予與周勒卣（立勳）顧偉南（開雍）徐聞公（孚遠）共登茲宇，見修竹交密，下帶城堞萬雉，遠江虛無，嬋媛其間，風帆落照，沖灑天際，真幽曠之兼趣也。予賞其疎異，許爲賦詩，忽忽未究，今年冬，晤子將於湖上，心念幽棲，卒未及登眺，以續舊游，竟責前諾，追賦一章，亦有今昔之感矣。

詩云：

高人託孤峯，渺然市朝上。白雲寄蕭條，茅茨自清暢。已歡適境幽，頗覺憑勢壯。睥睨橫芳林，樓臺落青嶂。嫋嫋叢篁際，長江動搖漾。平沙見千里，雲物開萬狀。時逢湖海人，常使神氣王。搖巾綠樹陰，把酒紅牙唱。翹首望會稽，山川供俯仰。抱景帶江雲，餘暉明越榜。且復消雄心，子焉徵雅尚。舊遊三載前，後會多惆悵。吾輩方失策，憐君復相向。何時期鹿門，攜手共閒放。（陳忠裕全集卷七）。

聞子將答陳子龍詩，序云：

陳臥子先自雲間寄余詩兼示余著作，今來湖上，口占二章，答之。

詩云：

陳子具正骨，文采復紛披。譬如華嶽尊，烟雲繚繞之。

我但覺嫉媚，世自驚嶽峙。鳩鵬不同量，咄哉付一嗤。

文章非一途，胡獨尊漢魏。爲憐世趣卑，如毒中腸胃。  
所以灑濯之，醍醐只一味。讀書鑒苦心，毋徒譁紙貴。（王昶 陳忠裕全集卷七，注）。

聞氏盛推陳子龍如華嶽之尊，即可以知其欽仰之篤，文章獨尊漢魏，正不獨如朱彝尊所謂‘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已也。爲憐世趣卑，惟以讀書一味，濯灑其腸胃之毒，此讀書社命名之義，昭然若揭矣。

康熙 錢塘縣志 張芬傳云：“時東南人才，多負盛名，創爲讀書之社，其法約數人共讀一書，數日務了一義，盈科後進，最有條貫，學古有志之士，問難不輟”。此亦讀書社組織之一斑也。

黃宗羲 鄭玄子先生述：“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之力學，江道闇之潔淨，虞大赤 仲疇之孝友，馮儼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近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 嚴印持亦合併其間。則讀書社似非聞啟祥所創，然杭州府志 文苑 丁奇遇傳則謂‘與聞啟祥 虞宗 宗瑤 嚴調 御武 順敕創讀書社’，以聞氏爲首；而蕭士瑋 讀書社 文序獨推聞啟祥爲衡文之主，不獨朱彝尊謂聞氏創讀書社也。况小築社創於嚴氏 小築山居，必非以聞氏爲首領，聞氏雖名列小築，然以別有同志，特創讀書社，正猶張溥名列應社，而別創復社，範圍愈大，則不得不別改一名，以籠罩之，此三嚴所以心服而加入讀書社也。黃氏序事，不加檢點，似以聞氏爲小築之領袖誤矣。余故以聞啟祥列讀書社之首，而於小築社，則僅附其名氏而不詳其事跡也。

復社有姓氏錄，幾社有社事始末，其社人姓名，不難按籍而稽；若讀書社則無人爲之記錄，僅散見於各傳記，故欲知其同社之多寡，頗爲難事，今就余所知者，先錄其綱要於左，俾得知其總數，而後將各人之傳記逸事，輯錄之以供參攷。如有遺漏，願當代博聞廣見之士，補其遺焉。

黃宗羲張仁菴墓志銘所載十七人：(引見下張岐然傳)

<u>聞子將</u> (啓祥)	<u>嚴印持</u> (調御)	<u>嚴忍公</u> (武順)
<u>丁夢佳</u> (奇遇)	<u>馮儼公</u> (棕)	<u>邵元浹</u> (洽)
<u>江道闇</u> (浩)	<u>江道信</u>	<u>嚴子岸</u> (渡)
<u>顧斐公</u> (有斐)	<u>虞大赤</u> (宗政)	<u>虞仲暉</u> (宗璠)
<u>卓珂月</u> (人月)	<u>鄒孝直</u> (質士)	<u>鄒叔夏</u>
<u>嚴子餐</u> (沆)	<u>鄭元子</u> (鉉)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所載六人：(引見上)

<u>聞子將</u> (啓祥)	<u>張天生</u> (元)	<u>馮千秋</u> (延年)
<u>餘杭三嚴</u> (調御武順敕)		

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所載五人：(引見下張芬傳)

<u>張芬</u>	<u>張岐然</u>	<u>江浩</u>
<u>虞宗政</u>	<u>鄭鉉</u>	

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所載七人：(引見下丁奇遇傳)

<u>聞啟祥</u>	<u>虞宗政</u>	<u>馮棕</u>
<u>鄭鉉</u>	<u>嚴調御</u>	<u>嚴武順</u>
<u>嚴敕</u>	<u>丁奇遇</u>	

光緒杭州府志隱逸傳所載五人：(引見下鄭鉉傳)

<u>張岐然</u>	<u>江浩</u>	<u>虞宗政</u>
------------	-----------	------------



馮 惇

鄭 鉉

就右各書所列，去其重複，僅得二十二人如下，附見者四人：

一，聞啟祥附弟啟禎

二，張元

三，馮延年附子融

四，嚴調御

五，嚴武順

六，嚴敕附子津

七，嚴渡

八，嚴沆附弟勃

九，張岐然

十，張芬

十一，虞宗玫

十二，虞宗瑤

十三，丁奇遇

十四，馮惇

十五，邵洽

十六，江浩

十七，江道信

十八，顧有斐

十九，卓人月

二十，鄒質士

二十一，鄒叔夏

二十二，鄭鉉

一，聞啟祥附弟啟禎

聞啟祥，字子將，博綜羣書，尤工制舉業，武林東南都會，江廣閩越之士，登賢書者，公車到武林，必質義於祥，品題甲乙，命梨棗曰行卷，制義之有行卷，自祥始。萬曆壬子舉於南雍，嘗與吳郡李流芳同與計吏，入京師，已及國門，忽意不自得，趣車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性好延納，每庀舟車，飭廚傳，宴會賓客，若置驛然，所著有自娛齋稿。弟啟禎，子淡明，亦有聲。（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

黃宗羲曰：“聞啟禎，字子將，余每至杭，舍館未定，子將已見過矣。子將風流蘊藉，領袖讀書社”。（黃宗羲思舊錄）

錢謙益聞子將墓誌銘云：“子將姓聞氏，諱啟祥，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而神姿高秀，馮祭酒開之，方提學孟旋，以經義爲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是子將之名藉甚。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之士，躡屣負笈，胥挾其行卷，是正於子將，子將鑒裁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振奇隱鱗戢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經而走，游武林者得一幸子將，如登龍門之陂，而子將亦傾身延納，庀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驛然，雖後門寒士落薄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爲親己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間法，雲棲標淨土法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禪律，酬應少聞，然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間，將誅茅以老焉，買舡西湖，做掘頭五瀉之制，爲文以要同志，風流婉約，爲時所傳。爲諸生祭酒二十年，始舉於南京，偕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輿盡而返，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溱有賢豪長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錢謙益牧齋全集卷五十四）

蕭士瑋讀書社文序云：“余至武陵，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余視之，脫口落墨，不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烟出入。年來文章一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爲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沉濁，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遊於獨，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子將固善移諸君之情矣。”  
春浮園集卷上。

附聞啟禎傳

聞啟禎，字子有，錢塘人。（復社姓氏錄）

案啟禎以下各附傳，雖無明文在讀書社，然當時讀書社人皆入復社，故凡讀書社人之子弟之見於復社者，均附見焉，下做此。

二，張元

張元，字天生，杭州人。（復社姓氏錄）

案元之事蹟，不見於史志，馮延年簡張天生詩云：

共誰聽雨夜連牀，獨擁殘書快雪堂。雲斂鷺巢從樹出，風來蕩葉倍花香。平湖小舫空秋月，斷壙孤峰愛夕陽。吾欲糟丘營此老，待君同酌水仙王。（明詩綜七十六）

吳應箕有西湖贈張天生元馮千秋延年袁則學師孔詩，見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三，馮延年附子融

馮延年，字千秋，秀水人，貢生，有秋月菴稿。（明詩綜七十六）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千秋吾里具區（夢禎）祭酒之孫，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於湖滸，千秋遂入籍錢塘，鄉試，己卯副榜，貢入北雍，崇禎庚辰，人或勸之就選，入仕版，見時事不可為，歸隱秋月庵，為復社耆宿，與子首川，父子竝著錄，亦僅事云。

吳振棫國朝杭郡詩續輯馮延年小傳云：

千秋為前明秀水祭酒夢禎之孫，祭酒娶於武林沈氏，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

附馮融傳

馮融，字首川，仁和儒學生，有肥閣集。（明詩綜七十六）

案馮融，字首川，劉刊復社姓氏錄，作字百川。

四，嚴調御

嚴調御事蹟已見上小築社，而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丁奇遇傳，稱其同創讀書社。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餘杭三嚴皆在讀書社。又黃宗羲思舊錄云：

嚴調御，字印持，領袖讀書社。

五，嚴武順

嚴武順事蹟已見上小築社。

六，嚴敕附子津

嚴敕事蹟已見上小築社。

附嚴津傳

嚴津，字子問，敕子，順治二年拔貢生，巡撫霍達薦為督漕推官，不就。事親孝，家中落，而甘旨不缺，顏所居曰‘陶菴’，日哦詩以明志。（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津有陶菴詩集嚳城寓言，（原注，見詩觀）宿草餘音一卷，（原注，見本書，皆追憶友人之作，凡三十一人，詩各一首）。又康熙錢塘縣志經籍，嚳城詩集四卷，嚴津著。

七，嚴渡

嚴渡，字子岸，調御子，氣格英異，幼不甚喜讀，其言曰‘書所已言，大似吾所欲言者，師其意，不必師其言也’。長為明諸生，博綜經史，發為文章，凌厲自縱。（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有嚴渡嚴氏合稿方山集拙尊堂

集。(原注,均見嚴氏家傳)

又案嚴氏一門,篤於友誼,故同社之人,皆樂與交遊,當時尤以嚴渡爲最廣聲氣,曾列名於留都防亂公揭百四十餘人姓氏中。陳子龍有集嚴子岸同沈崑銅聞子將彭燕又詩云:

江城集羣彥,冬月延高濂。輝輝弄懷抱,臺臺稱生平。美人酌寒醕,撫杖俄以盈。遙隈網上鮮,芳洲零雜英。君家事漁獵,慨然爲我烹。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曜,不言人已驚。旣逢飛觴密,且覺雄辯輕。乘時極荒宴,歲暮有餘情。寒星散幽客,迴望誰能明?早春變澄湖,及此黃鳥鳴。矚焉後期會,因之百慮縈。(陳忠裕全集卷七),

所謂‘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曜,不言人已驚’,蓋寫實也。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偉業)書云:‘時西泠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崇禎元年)西銘先生(張溥)至京師,與嚴子岸定交最懽,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于吳門’據此,則讀書社之人,全部入於復社,亦子岸之力也。

八、嚴沆附弟渤

嚴沆,字顯亭,武順子,幼讀書,以孝聞,詩古文浸淫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冠,善射,工詩畫。(光緒杭州府志名臣傳。案沆仕清事蹟,詳載志傳,茲以明代爲主,故不采)。

附嚴渤傳

嚴渤,字子勸,武順少子,蚤慧,家故多書,觸目無不立曉,年舞象,即博覽無遺,諸兄愛重之,每同郡嘉賓燕集,年未有

少於渤者，序最下座，及各有所論著，諸公黜淡經營未克就，乃奮迅揮灑，千言立成，又未有速於渤者，以故一時人士敬畏焉。敦氣誼，不以存亡易心，吳江葉紹泰客死餘杭，渤爲經紀喪事，哭之甚切，卒護其柩以歸。天性重義，秉於家學，年二十三即卒。（嘉慶餘杭縣志文藝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沈有五經翼，臯園集，醇發堂詩文集，蘧知集，醇發堂四六選，奏疏三卷，疏草十卷，古今尺牘選三十卷，（原注，均見嚴氏家傳）北行日記，古秋堂集，燕臺詩集，灑亭詩選。（原注，均見府志）嚴渤有鑑閣近集。

九，張岐然

黃宗義張仁菴先生墓誌銘云：“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案別本作夢伊，康熙錢塘縣志，丁奇遇，字孟嘉，孟嘉與夢佳音協，作伊疑非是）。馮儼公邵立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疇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滄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忝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章爲幽贊，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

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康熙三年）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註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桀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子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南雷文約卷二）

十、張芬

張芬，字子漸，家宰瀚四世孫，弱不好弄，博綜典故，有質疑者，應之如數家珍。時東南人才多負盛名，芬與其叔岐然及江浩虞宗政鄭鉉輩，創爲讀書之社，其法約數人共讀一書，數日務了一義，盈科後進，最有條貫，學古有志之士，問

難不輟，而芬亦以砥礪行義狎主齊盟爲己任。晚耽棲逸，愛西溪衡山之勝，時握書一卷，吟哦其中，立石拒門，編荆爲戶，危冠大帶，不入城市，兵燹後，盡亡其書，老年默記，從空甲乙指點，雖貧且病，不廢也。芬性孝友，祖母病，衣不解帶者三年，事伯兄如事父，兄卒質錢以斂，撫其子不啻己出，雍穆之風，尤人所難。（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十一，虞宗玫

十二，虞宗瑤

虞宗瑤，字仲皞，吏部淳熙次子，幼慧好學，與兄宗玫閉戶下帷，自相師友。玫，字大赤，豐軀偉貌，生時面如紅玉，故名，爲人樸訥，罕事文飾，而瑤則英敏爽朗，每發議，輒解人頤，與友交初甚落落，久乃益篤，一友馮懔病將死，謂其家曰：‘吾貧不能殯，將往死於虞氏，瑤玫聞之，即共往迎懔輿，疾入其室，三日卒，遂買地以葬。瑤先玫二年卒，卒之日，玫束其遺稿，藏之，明年，火，樓燬，平生撰述俱盡。（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案宗玫，劉剡復社姓氏錄作‘宗玖’，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玖，玫瑰，火齊珠’。文選吳都賦注，‘火齊，色黃赤似金’。宗玫，字大赤，則作玖者爲是，玖乃黑色石，與大赤字不相應。

十三，丁奇遇

丁奇遇，字孟嘉，萬曆間，古學寢衰，業舉子者，相戒蓄經史，覩牙籤錦軸，陳書數十篋，則詆爲官成物，荒陋成習。奇遇勵志復古，與聞啟祥虞宗瑤宗玫嚴調御武順敕創讀書社，一月數會，性孤異，作文謝華振秀，務爲奇雋，讀禮記，疑其註未善，覃精晰義，嘗至夜分，心有感觸，拍案狂呼曰：‘始得



聖賢意’。(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案黃宗羲張仁菴墓誌銘所舉讀書社中之丁夢佳，疑即奇遇也。

十四，馮棕

黃宗羲思舊錄云，“馮棕，字儼公，武林長橋人，爲讀書社領袖，余嘗宿于其館，偶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讀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三度訪余，丁丑（崇禎十年）值先公諭祭，儼公列于執事”。

十五，邵洽

邵洽事蹟不可考，復社姓氏錄云：‘邵洽，字元泱，浙江杭州人’。

十六，江浩

江浩，字道闡，爲人沉澹，立廉隅，與同郡張岐然創爲古學，約讀書社，其法因經而及傳，先考訂而後辯論，久爲諸生，隱河渚，盡焚所著書，爲僧，名曰夢破。(康熙錢塘縣志)

思舊錄云：“江浩，字道安，武林橫山人，(案復社姓氏錄道安，作道闡，仁和人與錢塘縣志同)，讀書略見大意，而胸懷洞達，無塵瑣纖毫之累。余與之月夜汎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拂水，至于帖服。後亦從釋氏，改名義月”。

明遺民錄云：“江浩，字道闡，錢塘人，祖若父，皆官於朝，浩少有異質，讀書爲文章，好奇偉倣儻之言，不肯希世，苟取富貴，弱冠聲起諸生間，藉甚，人以仕宦期之，非其志也，以故試輒不售，人皆爲之扼腕，而浩夷然不以介意。當熹毅間，

知天下將亂，留心世務，爲書萬言，將走獻闕下，既而曰：‘吾安用是以賈進也’，遂弗獻。中年更持高節，任俠使氣，樂從屠釣遊，既而天下果亂，京師陷，浩聞之，則大驚，爲位於庭，北面稽首而哭，晝夜不絕聲者數日，兩目盡腫，人皆以爲狂，遂棄諸生業，多遊山中，謀終老計，既而南都復陷，兵且及杭，浩於是奔走號呼，往謁路王，畫守禦計，而王巽懦無固志，浩知言不用，歸而入家廟中，再拜慟哭曰：‘浩自是不得爲江氏子矣！’遂去不復顧，舊有別業在黃山，携一僕往居之，祝髮爲僧，更名智宏，字曰夢破，自爲說，其辭哀焉。江東義師方集，時有游兵入山，以浩 武林大姓家必富，械浩去，主帥問其名，禮而釋之，浩還山，居山中四年，己丑（順治六年）之秋逝”。

（卓爾堪明遺民錄卷三十二）

十七， 江道信

江道信，不知其名，江浩弟，見黃宗羲張仁菴墓誌銘。

十八， 顧有斐

案顧有斐事蹟不可攷，復社姓氏錄云：‘顧有斐，字斐公餘，杭人’。

十九， 卓人月

卓人月，字珂月，仁和貢生，才情橫溢，所撰續千文，穩帖而奇肆，詩亦不爲格律所拘。（光緒杭州府志文苑）

思舊錄云：‘卓人月，字珂月，杭之塘棲人，蛋有時名，丙子，（崇禎九年）余兄弟以應試，寓湧金門黃家莊，珂月夜過余，索酒與澤望棹舟湖中，笑聲震動兩岸，犬聲如豹’。

案明詩綜卷七十一有卓人月小傳，謂人月有蕊淵集。

二十，鄒質士

復社姓氏錄云：‘鄒質士，字孝直，錢塘人’。

二十一，鄒叔夏

鄒叔夏逸其名，黃宗義張仁菴墓誌銘，但云：‘鄒質士叔夏’，以上文嚴印持忍公及江道闇道信例求之，則叔夏殆爲鄒孝直名質士之弟，李雯蓼齋集卷十四，有集鄒孝直兄弟齋詩，則叔夏爲孝直弟無疑。

二十二，鄭鉉

鄭鉉，字元子，錢塘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甚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江浩虞宗政馮棕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政孝友，棕深沉，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義沈壽民諸人會於西湖，月夜棹游舫，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鬩聲沸水，蕩舟沾衣，然各相引重。國變後，謂其子淵曰：‘梅福變姓吳門，謝翱不返汐社，皆有子不顧，我欲爲梅謝之事，汝毋蹤我’，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父在上柏山中，尋之莫遇，宗義問往來上柏者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已死義矣’。淵，字元澄，痛父縱酒而卒。（光緒杭州府志隱逸傳）

黃宗義鄭玄子先生述云：“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如之力學，江道闇之潔淨，虞大赤仲皞之孝友，馮儼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嚴印持，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自江上，

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爲嗚嘯，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鬨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鬨然而笑。三峯開堂淨慈，一默爲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詆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擗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疇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堂，豪爽不羈，夜半掉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錢謙益）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腳，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順治二年）邂逅秀初道闇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闇改名濟月，逃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子淵業成名士，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疇昔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既不敢釘寬於棺，閉神於槨，用委巷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儼李文公陸欽州述例，既以慰薦，且覓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南雷

##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續文案卷四)。

上列二十二人外，尚有高克臨者，亦爲杭州人，與讀書社之人相往還；惟無入社明文，亦附錄於末。

黃宗羲高古處墓表云：‘君諱克臨字敬可，別號古處，蒙城高氏，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和。君補諸生，有聲於塲屋，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鄭玄子虞大赤仲暄，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南雷續文案卷三)

上列讀書社之人，皆爲杭州籍；其他若黃宗羲張仁菴墓誌銘所載，如浙東之陸文虎(符)萬履安(泰)禾中(嘉興)之薄子珏魏子一(學濂)江上之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梅朗三(朗中)趙雪渡(初澗)吳次尾(應箕)，江右之舒芭孫(仲緒)劉孝則(同升)蜀中之劉墨僊，似皆與於讀書社之列，即黃宗羲兄弟，(宗羲弟宗會，字澤望，見鄭玄子先生述)。蓋亦嘗入其社。計東上吳偉業書稱：‘嚴子岸始大合兩浙同社於吳門’，則讀書社之同社者，浙東浙西皆有可知。

黃宗羲杳逸遠墓誌銘云：‘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

黃虞炳黃梨洲先生年譜云：‘五年壬申，(崇禎)公二十三歲，始與甬上陸文虎符萬履安泰兩先生交，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公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兩先生歲率三四至。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闇浩(原注，後改

濟月)張秀初岐然(原注,後改濟義,即仁菴師)同學。沈徵君眉生返自海外,訪公於竹浦,不遇而去;秋眉生暨蕪湖沈崑銅士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三峯(原注,即漢月)開堂於淨慈寺,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道真新得法,馮儼公惺與張秀初江道闇邀公定交,公與江右劉進卿同升及沈眉生崑銅諸文士,同往入室,講論語周易,謂鑿空新義,真石破天驚也。七年甲戌,公二十五歲,仍與讀書社諸子讀書武林,時公講習律呂,與張秀初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

黃宗羲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云:‘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辨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良對,間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珏(案張仁菴墓誌銘稱:‘禾中薄子珏’,此云吳門,未知孰是,蘇州嘉興志乘,及復社姓氏錄皆無其人,故不能詳考其事)。方講此學,見之推服’。(南雷文約卷四)

據黃氏年譜及黃氏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則在崇禎六七年之間,讀書社人之屬於杭州者外,尚有浙江之寧波紹興嘉興人,且有兩直隸江西四川之人;然考黃宗羲陸文虎墓誌銘(南雷文案八)萬履安墓誌銘(南雷文案六)魏子一墓誌銘(南雷文案三刻)皆未嘗言其入讀書社;而沈壽民沈士柱吳應箕之創南社,見於洪亮吉涇縣志,吳應箕之創匡社,見於陸世儀之復社紀畧,亦不

言其入讀書社；他若趙初浣劉同升各見於其鄉邑之志乘，亦不言其入讀書社。舒芑孫（復社姓氏錄有舒苞孫，名仲緒，江西瑞州人，不知是一是二，抑爲其弟兄）。劉墨僊，其人無可攷。而黃氏年譜及黃氏澤望黃君礦志亦未嘗言入讀書社，僅序其與讀書社之人，共讀書已耳。故余之攷讀書社，僅以杭州府人之入社者爲斷，其他與讀書社關係密切，如黃宗羲等僅叙其相與往還之陳跡，而不叙其生平之行事，此則區區限斷之意也。

讀書社往還之人，除崇禎六七年間黃宗羲等十數人外，如松江幾社之陳子龍周立勳顧開雍徐孚遠，則在崇禎五年秋，至杭州與聞子將相唱和，其詩已見於上。而幾社中又有李雲者，亦嘗至杭州與聞嚴諸子相往還，雲與嚴子岸昆季書云‘丙子之冬，（崇禎九年）薄遊貴郡，得交於子將先生，握手之日，便蒙推分，身非文舉，辱元禮之盼，才謝顧雍，承中郎之嘆，意氣分欣，退而忘食，當此之時，即欲伸登堂之敬於尊先生，（嚴調御）而聞養疴山中，子岸（嚴渡）侍疾，及門而退，交子問，（嚴津）而還，中心怏怏，如不自得，不意別去一年，而子將先生不祿，尊先生又相繼捐館舍’，（李雲藝齋集卷三十六，又卷十四，有冬日馮儼公馮硯祥江道闇嚴子問招余及錢虞鄰同集鄒孝直兄弟齋，因留宿題撫春軒詩一首）據此，則聞啟祥嚴調御均於崇禎十年卒；然則讀書社人與四方賢士之交遊，自崇禎五年至九年之間，約略可攷焉。

綜合杭州社事觀之，小築社蓋起於萬曆三十七年左右，錢謙益謂：‘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柄’，其明證也。至天啟末，始改爲讀書社。崇禎二年，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仍保持其獨立態度，崇禎十年，聞啟祥嚴調御卒，社事似爲嚴渡主持。崇

禎十五年，復社大會於蘇州之虎丘，杭州登樓社諸子皆與其會，而以嚴渡爲首，（見杜登春社事始末）則讀書社之改爲登樓社，殆在崇禎十年至十五年之間。登樓社亦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保持其獨立態度，此當時社事皆然，如幾社等對外則稱復社，對內仍稱幾社，杭州讀書社與登樓社，亦同此例耳。

黃宗羲陳夔獻墓誌銘云：‘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南雷文定後集卷三）又鄭玄子先生述云：‘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僧西吾者，牧齋（錢謙益）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南雷續文案卷四）案黃氏深惡逃禪，曾做枚乘七發，著七怪，而以逃禪爲七怪之首，其言云：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燮避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亡何，而棒篋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簿書，過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爲異姓之臣，且甘心爲異姓之子矣。（南雷文案卷十）

案明亡之際，士之有志節者，不能爲興師恢復之計，又恥爲異姓之臣，故往往逃之釋氏，故明季僧徒，多爲好讀書有志節之遺民，黃氏深惡之，嘗爲異姓之子，較之異姓之臣，其恥辱更加一等，其義固甚正；然黃氏之文，往往爲感情所驅使，好爲過實之言，如上列讀書社之二十二人，惟嚴調御聞啟祥好爲禪悅，然未嘗剃度，張岐然則改名濟義，江浩則改名濟月，所謂逃之釋氏者，僅此二人，而遽曰‘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又曰：‘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與事實相去太遠，故黃氏之議論，有時褒貶任情，抑揚失實，即其紀事，亦有類此者，此不可不慎取之也。



惟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謂：‘桑海之交，道闢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此則合於真相之言矣。

錢謙益聞子將墓誌銘云：‘余觀東漢之季，太學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柄，一言之褒，誅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玉條，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職思其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無今人游光揚聲之習也’。錢氏此論，揚讀書社，而抑應社復社；張溥吳昌時輩，不特三府辟召，常出其口，且身居草野，隱然有易置宰相之權，其他操縱學政，刼持言路，無論矣，故復社中堅之應社，當時受禍最烈。讀書社中惟嚴渡馮棕江浩鄭鉉虞宗張岐然六人，預於留都防亂揭文，稍涉黨爭，其他固專以讀書爲事，著述多而事功少，職此之由。然讀書社中無桀出之人才，無弘大之著作，雖有名流巨子，如黃宗羲張溥吳應箕陳子龍輩相與往還，亦不能相得益彰，無他，當時囿於科舉，限於陋俗，雖偶有清麗之詩篇，有徵實之考據，然而無大成就，不特其人其文，皆湮沒不傳，即讀書一社，亦鮮爲人所知，若無黃宗羲朱彝尊等爲之表彰，恐今日亦無從考其始末矣！

上二事僅就讀書社與宗教政治關係言之，尚有一事，爲研究社事所急欲知者，即社中之經濟狀況是也。蓋集社結友，非財莫濟，如秀水姚澐藉其祖尚書善長之貲，樂於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

##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文爲國門廣業(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姚澣條)南都爲之生色。吳之有復社，吳翽之力居多，翽家饒於貲，喜結客，復社初起，四方造訪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從者，或在舟中作食，煙火五六里相接，如此十餘年無倦色，嘗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三百斛，資孫淳效奔走，事給合，先後大會者三，四方以舟車至者數千人。(見靜志居詩話吳翽條)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中有句云‘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見靜志居詩話孫淳條)非吳財力充盈，人懷慷慨，何以致此！松江之有幾社，華亭盛翼進嘗爲之供饌，李延昱謂其“家道豐腴，家有園池，又樽疊絲竹之屬，事事副之，社中倚爲顧厨，故四方咸曰‘眼不見顧家全盛園’，(原注顧氏園，在郡東郭，悉做仙山樓閣，啓禱時已漸廢)，口得嘗盛家一夕餐，十箇遊客九繫船”(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卷二十三)後倡野腴樓社，而杭州讀書社中，亦多豪華公子，輕財結客，故杭州亦爲江浙社友會集之處，聞氏馮氏嚴氏諸子，迭爲東道主，陳子龍所謂：“美人酌寒醕，撫袂俄以盈。遙隈網上鮮，芳洲搴雜英。君家事漁獵，慨然爲我烹。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即嚴氏聞氏集羣彥時所作，可以知其盛矣。余作讀書社考，因想像其散財聚友之盛況，故類聚其事於此，此亦研究明季社事者所樂聞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成。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